



锦江记忆

■向贤德

锦江,穿过瑞金城,蜿蜒流淌。那粼粼的波光,折射出一行行如歌的诗句。这条小河本来名不见经传,因为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而化身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处红色地标。秋日行走在锦江江畔,看着簇簇盛开的野菊花,我回望着那些动人的记忆。

锦江的记忆里有红井。它已是瑞金红色之游必到的著名景点。井旁立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石碑,碑文上记载着当年毛泽东同志带领红军战士挖这口井的故事。我小时候就从课本里知道了红井,今日来到红井旁,有一种如遇亲人、重逢故友的感情涌上心头,仿佛这孔井水,浇灌过自己的心灵一般。井儿圆圆,映照过日月光色,也映照着老区人民的笑脸;井水清清,滋润着干渴土地,也滋润着老区人民的心田。我轻轻地垂下吊桶,犹如伸向悠悠岁月的深处,提起清冽甘甜的井水,好似打捞起一段弥足珍贵的岁月。

锦江的记忆里有大柏地。1929年1月,井冈山形势危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一路上,敌人紧追不放,红军陷入被动,损失很大。红军辗转进入瑞金以北的大柏地,这里山高林密,山谷狭长,地势险要。毛泽东精心部署指挥,在这里打了一场伏击战。当有限的几颗子弹打完后,红军战士挥舞着空枪、大刀、长矛冲入敌阵,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陈毅后来这样描述:“以屡败之余作最后一搏击败强敌,官兵在弹尽粮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得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今日大柏地,绿意葱茏。风过树林,哗哗作响,仿佛向人们诉说着这里曾经发生过的壮丽故事。我禁不住吟诵起那阙词:“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锦江的记忆里有谢家祠。历史在这里凝固成一个永恒的时刻。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叶坪谢家祠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把东北老航校精神发扬光大。那个洋溢革命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家园依旧清晰可见。它枝繁叶茂、浓荫泽被,继续孵化更多共和国雏鹰的成长。蓝天的记忆里有谢家祠。那架他和战友争着上天试飞,身上有100多个“补丁”的教练机;它还记得老一辈飞行员的飞机,飞到空中一个轮子掉落、单枪落地的英勇;它也会记得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上,运油-20、歼-20和歼-16带来的惊喜。今天,我们可以平静地讲述曾经的荣光,却不能不为创造更大的荣光而枕戈待旦、殚精竭虑。这是个战争模式迅猛迭代的大时代。超视距空战来了,无人机群打击来了,军事变革汹涌澎湃,空中作战领域的你追我赶惊心动魄。当“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的伟大目标摆在新时代人民军队的面前时,我们必须拥有超越前人、拥抱改革的决心,必须拥有锐意进取、开拓新路的坚定意志。

到了我们为后人坚实自己肩膀的时候了。笑容,就是我们辛勤付出的最大意义。作为一支服务官兵的小分队,这一路上,无论是大的室内舞台,还是狭小的食堂空地;不管是在操场上,还是沙石地里,我们都竭尽全力拿出最好状态为战友演出。为了尽可能多慰问几个单位,我们起早贪黑赶路,经常是表演一结束就立马转场,有时一晚上只能睡三四个小时。遇上极端天气、列车停运,为了不错过下一场演出,我们就临时改签站票。在登上某高山雷达站时,我和几个队员出现高原反应,吸了会儿氧继续演出。29天里,我们小分队慰问了38个基层单位,进行了10场正式演出,圆满完成此次巡演任务。

通信员、勤务员、操作员、驾驶员……在每场演出的结尾,队员们都会报出自己的名字、单位和职务。那一刻,台下战友们热烈的掌声让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岗位,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我们有了共同的名字——光荣的为兵服务文艺战士。

它充满了新的光芒它是新中国的缩小模样纵然它还是有点狭小在这里向着群众代表的高叫在这里准备了英勇的战斗更使得一切敌人恐慌发抖战斗啊,苏维埃新中国的创造者

回望东北老航校——

人民空军从这里起飞

■潘立萍 王文博



空军某部组织飞行训练,参训飞机正在编队滑行。

杨盼振

能量推动着钢铁巨兽向上攀登。顶峰上,他们在夜空下纵情欢呼。和长征时的“不敢高声语”截然相反,未来雄鹰的初啼响亮如雷:“我们胜利了!”

三

办航校,有些问题绕不过、避不开——没有初教机,会不会让底子单薄的航校重蹈5年前那个功亏一篑的结局?

常乾坤猛地一拍桌子,决策越过初、中两级,直上“九九”高教机。“不可能”被俘后为我所用的日籍飞行员林保毅摇头反对。他用世界航空探索的“三级训练法”告诉众人,这一决定将要面对的生死风险。

这是一次蕴含着力量和勇气的激烈争辩。常乾坤说,这一关关系着航校的生生死亡,不能有半点差池。

可他们的基础,是怎样的薄弱啊。年轻的飞行学员们把自己的心神魂魄完完全全放进了学习中,恨不得把航空知识嚼碎吃下去,枕在枕头上梦进去。奇冷无比的夜,他们笑着作诗:长夜风雪吼欲狂,衣单被薄镀银光;冰窟子里论蓝天,当个“团长”入梦乡。

最终,带教不到15小时的、年轻的“鹰”们,成功飞越了“不可能”。那是一个看似很平凡的日子,一架尾翼挂着红布条的“九九”高教机安全着陆了。林虎和战友付出千辛万苦,把残破的飞机送上车皮和火车头。还有人累坏了身体,有人被日军遗留的细菌病毒感染,有人在抢运时被火车轧断手脚,有人失去了生命……

属于人民空军的时间在加快。老航校成立第4年,常乾坤向党中央汇报了老航校一路的艰苦创业。两个月后,毛泽东点将刘亚楼组建人民空军,告诉他:将来我们一个大国的军队

能推动着钢铁巨兽向上攀登。顶峰上,他们在夜空下纵情欢呼。和长征时的“不敢高声语”截然相反,未来雄鹰的初啼响亮如雷:“我们胜利了!”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致电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1年后,年轻的中国空军的飞进速度,面临着一次能否赶上超音速的挑战——米格-15,当时最先进的喷气式战机,依旧没有教练机。

刘亚楼曾说,苦难即使像高山,我们也要横下一条心把它搬走;困难即使像海一样深,我们也要迎着风浪把它填平。有铮铮铁骨的共产党人,应该有勇气有魄力,创造世界空军建军史上第一流的速度。

年轻的空军雏鹰再次令世界难以相信,他们成功直上米格-15。这年,第二次“一步登天”的刘玉堤27岁。他随后开赴朝鲜上空,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4架美机的纪录。

从延安到东北,从地面到空中,人民空军的故事是传奇中的传奇。1952年2月10日,张积慧将有着3000小时以上飞行经历、朝鲜战场“战绩最高的王牌飞行员”戴维斯斩落。

1953年4月7日,韩德彩把美军“双料王牌”飞行员费席尔击落。不服气的费席尔被俘后要求见一见将他击败的对手。当未满20岁、稚气未脱的韩德彩站到他面前时,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敢于空中拼刺刀,他们确实成长为驰骋风雷的“天兵”。老航校为什么能战胜曲折和挫败而攀登云端,人民空军为什么能击败力量对比空前悬殊的对手,而且越战越强?答案在人民空军的历史群峰中,在连绵不绝的英雄雕塑群里。

属于人民空军的时间在加快。老航校成立第4年,常乾坤向党中央汇报了老航校一路的艰苦创业。两个月后,毛泽东点将刘亚楼组建人民空军,告诉他:将来我们一个大国的军队

强军文化观察

一

1932年4月,红军占领漳州。时任红11师政委刘亚楼得到一个消息后翻身上马,甚至一时顾不上武器弹药的“丰收”。

这是一处机场内的荒草地,一架再没法耀武扬威的飞机在那儿。银灰色,双层翼,机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辨。

刘亚楼沉默地围着缴获的飞机转了几圈,又走进机舱摸摸、看看。谁也不知道他此刻为什么沉默。但这位22岁的师政委、未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思考的一定和眼前陌生又“熟悉”的飞机有关。

几年后,长征的红军将士又因敌人的飞机感受到另一种苦涩的“沉默”。老红军方子翼说:“长征路上,每逢敌机来了,就命令不许说话,大家甚至连粗气都不敢喘……”

中国共产党成立那一年,杜黑在著作《制空权》里写下力透纸背的两句话:“掌握制空权就是胜利”“制空权除了依靠一支强大的空军外是无法夺取的”。十几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在这场远征中,深刻体会到没有“制空权”的艰难与痛苦。

拥有从天空俯冲撞击的能力是多么珍贵且重要。很早,我们就意识到:要有空军,要有一支能够护卫蓝天高地的空军。没有一个理由,能让志在解放中国的共产党人旁置飞天的梦想。

1940年冬,延安枣园的窑洞前,创建空军的构想第一次舒展了羽翼。党中央决定要建学校,培养航空人员。筹备工作由常乾坤、王弼负责。

1941年春,在八路军第358旅任侦察参谋的刘玉堤未满18岁,距离成长成为那只在朝晖天空叱咤风雷的战鹰,还有10年。当他得知自己入选学员队,要被培养成飞行员时,一时间难以相信是真的。

就在此前两年的那个秋季,他和两名抗大的同学正在吃早饭,日军飞机猝然临空,一阵狂轰滥炸。一位同学被炸得血肉模糊,牺牲在刘玉堤抬的担架上。刘玉堤当然想要飞天,想要杀敌。但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困难重重的现实环境,让我党成立空军的梦想暂时落了空。

清醒地认识现实困难,且敢于战胜现实困难,是历史赋予这支军队的能力。太多次,发展壮大的希望并没有向共产党人径自走来,但共产党人总会义无反顾地努力奔向它。人民空军,是肯定要建起来的。

像刘玉堤一样,一群点燃了蓝天梦想的人,仍然在为了飞行、为了蓝天,默默积蓄力量。

终于,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即东北老航校,拔地而起。

二

1951年,一位名叫李汉的年轻人率队飞临朝鲜定州以西上空,对敌机进攻。敌机调转机头,迎面扑来。这名飞行时间少得不能再少的飞行员,首次把敌机紧紧套进瞄准环,用力按下炮钮。



长征

第5947期

用真心收获感动

■申诗诗

文艺轻骑兵·心声

那天,当得知自己入选“南疆利剑”文艺小分队,即将开始慰问巡演时,我既兴奋又紧张——战友们对我们的巡演充满期待,自己只是业余文艺骨干,能否圆满完成任务?

初入小分队,我便迎来第一个挑战——学跳傣族舞。傣族舞蹈轻盈、灵动,对身姿要求高,我虽然有一定舞蹈基础,但要短时间内学会一支新舞还是

感觉有压力。为了能给战友带来最好的演出,我利用行进中的休息时间刻苦练习。老队员们纷纷给我鼓励:“加油,我们的用心战友们会看得到。”

随后的一场演出,让我深刻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当时,我已站上舞台、摆好开场姿势,表演音乐却没有响起。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战友在紧急调试音响,我一直保持屈膝弯腰的姿势,膝盖渐渐发麻、疼痛起来。想到台下的战友都在看着我,我便咬牙继续坚持着。大家看出了我的努力,也看出了我们对官兵和舞台的尊重,一次又一次响起热烈